

哥船

蔡測海



母 船

蔡 测 海



作家出版社

母 船

蔡 测 海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潮 白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25 插页：6 字数：161000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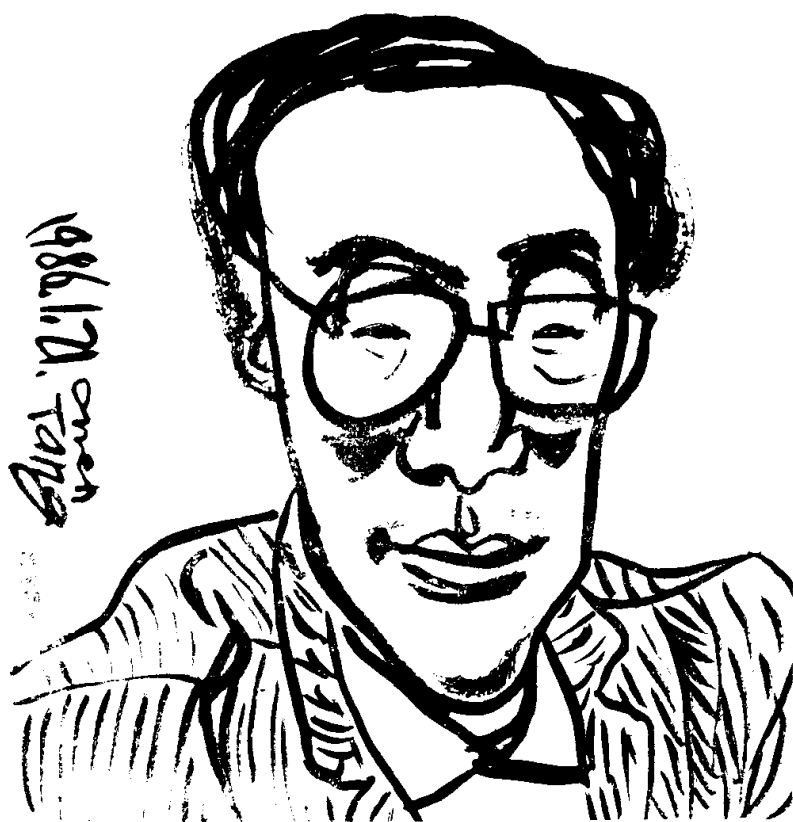
印数：1—8.500册

统一书号：10248·084 定价：1.80元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蔡测海漫画像

陈向阳 作

小 传

家父是个粗人，粗人做大块文章，画一块地皮，写一年四季，终生修炼成农夫。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第一个读书人不去写书，天理难容。于是，做起小块文章来。也终于做出了家园，做出了那偏远的蛮之地，做出了国境线，做进“国际优秀小说选”里去，做进“世界名录”。家父有训：“只有鼎罐煮米饭，哪有鼎罐煮文章？”我实在是忤逆之子。如今虽能辨五谷，却又不事稼穡，不免时时袭来些惆怅。翻了成语小辞典，给父母的这一块卑贱的骨上取个卑贱些的名字，叫“测海”，管窥蠡测之意。父母原本叫我“泽海”，平白封给我大泽大海，因我生于辰年辰月辰时，属龙。

目 录

序……………凌 宇 1

母 船 13

远处的伐木声 52

白 河 77

茅屋巨人 103

“古里”——“鼓里” 133

麝 香 167

远 山 192

北去的流水 208

早 晨 230

未市地震 246

燃 烧 272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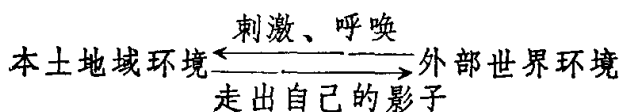
凌 宇

前不久，蔡测海来我家闲谈。末了，他十分认真而郑重地嘱我为他的小说集《母船》作序，我也便十分认真而严肃的点头。但一拿起笔，又不免自己疑心起来：我在作什么？为蔡测海写的书作序？他配写书？我也配作序？——仿佛很久很久了，在我的感觉里，写书作序原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才能干的。轮到我们也来充一角，这玩意便不再值价，那几乎是一定的。因为退回到三十年前，我们不过是混迹于湘鄂川边境相距不过百里的山村野孩子。或者成天在山溪里捉螃蟹，或者偷入别人家园圃摘柚子。假如那时我们说长大后能写书作序，一定会使那些光屁股的伙伴，一边咕咕笑着，一边在烂泥田里打滚。从深处看，历史原是一场喜剧，它仿佛有意将我们这些南方“蛮族”后裔，送出来凑凑热闹，以免文坛太过于单调。然而，滑稽里又透着严肃，

在时间的怂恿下，微贱的生命竟也能发挥出无法逆料的潜力。

这种潜力，不仅积蓄于蔡测海的主体生命，也内涵于他笔下的艺术世界。

成为蔡测海小说的读者，我是从阅读《远处的伐木声》开始的。这篇小说以其悠远的韵味，引起我心头的微微颤动。追究产生这种共鸣的缘由，似乎并不在人物性格塑造，也不在连接老桂木匠和徒弟桥桥、由传统道德熔铸而成的人生链条，而在主人公阳春划出的那段人生情感轨迹。心头感应着从远处伐木声里传来的外部文明的呼唤，阳春终于摆脱笼罩在她头上的人生阴影，走向新的人生天地。人物心路历程的两端，连系着两个相互耗散的人生信息系统——区域环境系统与外部世界环境系统。《远处的伐木声》萌发出蔡测海小说后来一以贯之的叙事模式的雏形：



这立即为不久后发表的《麝香》所证明。误入原始密林的百合，感应着生命发出的走出大森林的信息，在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生与死的艰难痛苦历程中，通过人与新的环境的耗散，从冥漠的大自然中获得生命的启悟，终于凝聚了生命的深度与力度，摆脱

了精神上对人的依附——一种哲学思辨的色彩涂染着作品的人生画幅。

然而，倘说从那时起，就已形成蔡测海观照人生的历史哲学，实在无异于捕风捉影。作品具象世界骨骼的单薄反映着创作主体精神的纤弱。我疑心那只是蔡测海主观心灵欲求的对象化。其中，潜伏着属于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他家所在地，是一个仅有三户人家的山寨。他幼小的生命曾受过孤独、寂寞、闭塞、狭窄的压迫。他曾登上山巅，想看一看山外的世界，谁知前面是一座更险峻的高山。一种莫名的凄楚涌上心头，他心酸得只想哭泣。看头上苍鹰飞向遥远的天际，山谷的溪流向山外奔去，他感到了自己内部生命的躁动不安和无声的呼唤。后来，他当过农民、乡村教师和医生。还曾特意报名参加修筑铁路的民工队伍，仅仅是为着走出去看看……他向我说起这一切时，语调里透出伤感，听得我也心酸起来。因为从他的心路历程里，我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我们相对默然无语。在这沉默中，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儿提时代。

“姐姐，这条路走到哪里？”——“到县城。”“再走呢？”——“到辰州。”“再走呢？”——“到常德。”“还走呢？”——“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好远好远的地方叫什么？”——“不晓得。”“好远好远的地方是

什么样子？”——“姐不晓得。”“那里有三月泡、老虎豆、八月瓜吗？”——“……弟弟，你听，阳雀叫得几好听。”

这是我和我的一位堂姐的一段对话。那时，我才两岁。当时的情形早已全忘却了。这还是我离乡多年后重返故里时，姐姐学给我听的。从姐姐的叙述中，我仿佛触到了生命的秘密，就象蔡测海小时同样触及到的一样：它内涵着不断充实、丰富、扩大自己的张力，并不断寻求满足这种需要的时空形式。

蔡测海尊重自己的心灵感觉，凝神倾听发自生命深处的呼唤。然而，在理性沉睡的封闭区域环境里，这到底只是一种直觉。他要走出去，扩大自己的生命人格，在这过程中，获取疏解人生的理性钥匙。《北去的流水》便是他灵魂奥秘的幽幽自白。作者的主体精神外化为那个浪迹天涯的弹花匠，带着生命卑微感的驱迫，走向北方，走向黄河，走向草原，走向大海。还要走向西藏高原，去看看那山“到底有多高。”生命人格一旦拥抱了博大，便不能不感到南方古城那条著名江流“是那样狭小”。随着人格的廓大和对外部世界观察、体验的加强，又由于在这过程中，对人生的理性认识愈加明晰并深化，蔡测海在自己的心灵感应中，逐渐积重着社会历史因素，并发现了与自我心灵欲求相对应的外部世界模

式。不只是个人，也不只是乡土区域群体，而且整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群体，都必须并最终必然遵循生命揭示的历程。

于是，产生了他的显得更为成熟的《母船》、《茅屋巨人》、《古里——鼓里》等作品。其中，积淀了蔡测海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社会人生的整体观照。

《茅屋巨人》第一次明确发出走出自己影子的呼喊。小说在两种文明的交织与冲突中，勾画出茅屋巨人的人生轨迹。茅屋巨人是古老民族文化的象征。在他身上，凝聚了世代沿袭的传统美德与巨大的历史惰性。茅屋巨人的悲剧，不仅在于他在新的社会文明面前遭到了真正的失败，而且在于他走不出自己巨大的影子。但他终于还是驾着自己的“战船”出走了，也许他最终能走出自己的影子，也许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影子。

如果说，《茅屋巨人》从正面提出了走出自己影子的历史要求，《古里——鼓里》则从反面流露出作者对退回自己影子里去的内心疑惧。由于一场偶然事变，鼓里镇再次与外部世界隔绝。时间不仅停止了运行，还发生着逆转，整个社会呈现出阴森可怕的图景。云山医生储存着“丰富的思想”的那几只“死耗子”，支配着鼓里镇的命运，并决定着人的生死。于是，朵儿沿续着果果母亲和刘二娘的命运，构成生命被窒息、美被摧残的人生环链，使人感到灵魂颤栗的痛苦。尽管如此，兴伯和果果终于捣毁了云

山医生的密室，走出鼓里镇，去寻找新的人生天地。蔡测海骨子里是个乐观主义者。

然而，这种乐观决不是盲目的。在发出走出自己影子呼唤的同时，蔡测海不断提醒着生命航程的艰难与危险。《母船》是作者对人类生命航程的艺术观照。“母船”，这生命之船的航路，同样连系着两个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梯的世界系统。一部“小屋子”地方人“闯卯洞”的历史，叠印着置身不同文化背景的三代人的生命足迹。属于作者个人的心灵欲求，他所属南方少数民族对新的文明的渴望，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趋势，都在《母船》里获得了同形同质结构。可是，这是怎样的历程啊！它既是“叩黄金门”，又是“闯鬼门关”。生命内聚力爆发的走出去的渴望与同样出自生命神秘感的人生疑惧，生命历程的艰难与死亡威胁同生命的坚韧顽强，相互交错并两两映照。“哎哎——乃噢——”，那首“时而使人感到惶惶不安，时而使人感到气氛凄凉，时而又使人感到庄严肃穆”的“韶萨果”古歌，以情绪自由流动变化的音乐形式，浓缩了从蛮荒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人类生命历程。

于是，蔡测海笔下闪露出一个初具规模的人生哲学构架。从区域环境不断走向整体世界环境，是生命向上的必由之路。然而，这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它没有也不能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新旧断裂。区域环境与世界环境特点的对照，在蔡测海

小说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在他笔下的区域环境里，虽然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与自然的契合（伦理上的原始美德的遗留），然而经济落后、社会闭塞、理性蒙昧；外部社会经济进步、社会开放、有着更高阶段的文明，却又潜伏着随实物世界涨价，人的世界正比例落价的危险，加剧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伦理上的传统美德的丧失）。因而，走出区域环境，同时也就意味着新的人生竞争的开始。《母船》里不断凸现出来的外部世界的人生图景，反映着法律与人道、金钱与道义、社会竞争与生命自由的矛盾，如野汉子不能上户口、救援落水者竟变成一场现金交易、毛毛对考试及设立硕士、博士之类的厌倦等等。《古里——鼓里》和《母船》，在两个“自然之子”——果果和野汉子一死一生的人生际遇里，融入了作者符合伦理主义要求的人性复归自然的哲学思辨。蔡测海触及到了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这一历史行进中的悲剧性矛盾。

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世界图景的哲学抽象。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所指出的，私有制的确立，“开辟了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时代，”“这时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意味着相对的退步。”到资本主义时期，这一矛盾愈演愈烈。西方启蒙时期倡导的人本主义精神，本来是针对中世纪压抑人性的弊端的，但它终于无法遏止日益加剧的人性异化趋势。以至

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精神困扰，并导致对后工业化社会的理想展望。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严重威胁，中国社会内部也滋长出走向世界的历史要求。此后发生的一切政治革命，归根到底，都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并必然在精神领域内提出与传统断裂。到三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获得相对发展。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人际关系恶化、人性沦落的现实情景，使人们感到了片面强调与传统断裂的痛苦。于是，探索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又几成时尚。这种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构成“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生哲学基础。一部分作家侧重于张扬个性、发掘国民劣根性、暴露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弊害，都是在精神上感应历史主义要求的结果。另一部分作家，出于对政治、经济畸形发展的怀疑，偏重于人性异化的批判和发掘中国传统美德，则是在精神上感应伦理主义要求的产物。无论哪种情形，都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忧患意识的统一。因此，对社会人生的现实把握，不仅表现为对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文明与野蛮冲突的把握，也表现为对伦理主义与反伦理主义的人性复归与人性异化矛盾的把握。所谓现代意识，不仅表现为对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主义要求，也表现为对人性复归取代人性异化的伦理主义渴望。任何单向的以野蛮阻遏文明，或将异化视为正常，都是对现代意识的

反叛。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再次面临新的世界背景下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蔡测海的小说感应着时代发出的信息，确立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把握方式：从生命本体的内在趋向出发，在提出走出自己影子的历史主义要求的同时，表现出属于伦理主义要求的生命忧患意识。但在这二者之间，蔡测海有着自己的侧重面，即将伦理主义要求统属于历史主义要求的主旋律——无论如何，都必须走出去，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因为，过去的影子太使人骇怕。在这种从生命本体出发的人生观照里，我们瞧见了前辈作家沈从文的身影。在沈从文的艺术世界里，也有一个乡村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流结构。沈从文笔下的乡土区域环境，厚积着人与自然契合，属于原始民族的人性美，但同时又挟裹着落后与蒙昧。他渴望生命摆脱理性沉睡状态，加入新的世界“竞争”。但外部都市文明日益加重的人性扭曲又使他疑惧，他不能不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但他相信生命向上的趋势，终将战胜庸鄙与死亡，向人生的远景凝眸。在沈从文艺术世界的这一深层结构里，蔡测海领悟了沈从文人生哲学的精义神韵。不同的是，沈从文更多地强调了伦理主义要求，蔡测海则偏重于历史主义要求。也许在这里，正可瞧见分属现、当代的两位作家面对的社会景况的差别。

这种差别，也表现为创作方法的差异。沈从文虽然也承受过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象征主义覆盖着他的创作的主体画幅，却更多地浸染着置根于楚文化——巫鬼文化的想象力和浪漫激情。蔡测海最初阶段的创作，也主要表现为对浪漫主义抒情的承袭。然而，他是越来越加强了对西方现代主义，如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借鉴，属于楚人的浪漫主义激情力图获得更宽泛自由的表现空间。同湖南一批作家的最近努力一样，蔡测海似乎有意从现代生活意义上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为他对社会人生具哲学意味的把握寻找一种载体，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具有世界全息性的人生模态。而他所属南方少数民族的原始遗存，又给他提供着游刃有余的艺术感兴。不知为什么，在读蔡测海小说时，中国古代神话《夸父逐日》突然叠入我的脑际。我无端地觉得，蔡测海的小说积淀着一个神话原型。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
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
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在夸父身上，倾注了原始人类扩大生存空间，凝聚生命深度的炽热需求。夸父与日构成一个对流关系。通过与日“逐走”并最终“入日”，夸父扩大了自己的生命人格，以至博大到能纳河渭乃至大泽的程度。然而，这一过程又充满艰难，乃至与死